

狡猾是一种冒险

梁晓声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狡猾是一种冒险 / 梁晓声著 . - 北京 : 中国青年出版社
1999

ISBN 7 - 5006 - 3654 - 7

I . 狡 … II . 梁 … III 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6704 号

狡猾是一种冒险

作 者：梁晓声

责任编辑：傅小北 于 今

装帧设计：石 之

出 版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发 行：中国青年出版社 (010)65516873

印 刷：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：199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：300 千字

印 张：12.5

书 号：ISBN 7 - 5006 - 3654 - 7/I.799

定 价：23.80 元

思想着和阅读着是同样美好的时光。

读而不必非是经典，想而不必执求深刻——于是便在享受着了。

此种享受的“高级”在于只需花很少的钱，甚或根本不花钱。

那么，何不乐而为之呢？

.....

初恋所以令人难忘，盖因纯情耳！

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。青春已逝，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。自己也常这么觉得。

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《冥想与独白》，有一段话使我震慑——“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……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，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泯灭向往纯真的天性。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？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，还感慨纯真的丧失，怕的是遭受天谴——我们想得如此周到，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。”

“嚎啕大哭吧，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！”

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。

全因有了家，活着才是有些情趣的事。当然，这一点于小青年们也许恰恰相反。但于已届中年和中年以后的男人女人们，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。动物受了伤，还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卧下舔舔伤口呢。中年人是人生最常受伤也最需要一声不哼的毅忍精神的年龄段。倘没家，则连个足可以卧下舔伤口的所在都没有了。同样是一声不哼地舔伤口，比较起来，有个家和没有个家那情形是大不一样的……但这里说的其实是潘美辰歌中唱的那种家，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“不大不小的地方”。

即使旧巢倾毁了，燕子也要在那地方盘旋几圈才飞向别处——这是本能。即使家庭就要分化解体了，儿女也要回到家里看

看，再考虑自己去向何方——这是人性。恰恰相反的是，动物和禽类几乎从不在毁坏了巢穴的地方又筑新窝，而人几乎一定要在那样的地方重建家院……

如今之中国人，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，实在不是太多了。如今之中国人，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。连当着官的人，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。

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，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。建筑师们，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——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。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，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？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地、十几年、几十年地，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。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和坚固性的可敬的责任感。他们虽然明知，他们所参与的，不过一砖一瓦之劳，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，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。

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！

愿我们的生活中，对他人之事尚能认真，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，发扬光大起来吧！

一个好人的去世，定给我们留下许多怀念。有如心灵的营养，滋润着我们的情感，使我们的情感更趋于良好与美好的挂牵。这实在是好人辞世前对我们的最后贻赠啊！

即使你的思想真比他人深刻，也绝不应因这一点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。这首先便是浅薄的。人对人的尊重，是世上首先的起码的文明。也是至高的人际原则……

心灵，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。故保健专家和学者们开口常言的一句话，不仅仅是“身体健康”，而是“身心健康”。

世上，是真有一些人的人心，只能用地狱比喻的。否认这一点是虚伪。害怕这一点是懦弱。祈祷地狱般的心从善，是迂腐。好比一个人愚蠢到祈祷这世上不要有苍蝇、蚊子、跳蚤、蛆、毛毛虫、毒蛇和蝎子之类。世界之所以叫世界，正因为它绝不可能干净到如人所愿的地步。世界是处在干净与肮脏之间的永恒的现实。人心也可以这样大致去加以分析。

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，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。并且，他们非常希望，每位受尊敬的人，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。更非常希望，能从人类知识中，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人类正当行为的根据。因而无数名人的偏激言论，被败类奉为座右铭，是丝毫不奇怪的事。连真理有时也不能幸免遭到亵渎。

地狱并不在别处，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。所谓“圣界”也不在别处，也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。

我们常常被告诫，要防备坏人。而这个世界，即使糟糕到极点，令人沮丧到极点，也起码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一样多的世界。故“他人皆地狱”，起码在一半意义上不是真理。而是心理变态者的呓语。纵然这句话最先是尼采说的，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。

人间自有温情在。人间永远自有温情在。人内心里如果没有的东西，走遍世界无法找到。善善恶恶，善恶迭现，世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。

信奉“他人皆地狱”的人，是很可怜的人。因为他的心，像木炭。

吸收一切世间美好的温馨的情感，却体会不到那一种温馨那一种美好，仍像木碳。

这样的人，我认为，是不值得给予他们什么关怀和帮助的。即使他们在请求于你甚至乞求于你的时候，内心里也是阴暗的，也是对他人怀有敌意的。

尤其是，对那些张口闭口“他人皆地狱”的人，万勿引以为友。避开他们，要像避开毒虫一样。因为，真的可能对他人构成地狱之险恶的人，正是出在他们那些人里。

女性自白

我的原名叫夏娃，
男人们也叫我女人。
当他们爱我的时候，
又把我比作星辰。

这世界怂恿我的天真，
还欣赏我的泪痕。
男人们想方设法使我美丽，
说我是他们的一部分。

做错了什么？
是我常对自己的审问。
当男人厌倦了我的时候，
我就被抛给了怨恨。

那时我像扬帆的小船。

在失落的浪涛中浮沉。
有一天我忽然觉醒，
开始做自己的守护神。

当我在女人的宣言上按下手印，
忽然明白了曾是弱者的原因。
当我的爱也向自己内心里延伸，
我终于成为了自己的星辰……

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，或他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，总想要离开家。

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或她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总想要建立一个家。

就许多男人而言，他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他们的事业。

就许多女人而言，她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她们的爱情。

男人也重视爱情，但为爱情而牺牲事业之时，常犹豫不决甚至牢骚满腹。

女人也重视事业，但为事业而牺牲爱情之时，常忧郁寡欢甚至痛不欲生。

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却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。

男人的文化广博而芜杂，其核心意义是——这世界是男人的，包括女人。男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表浅的那一部分——权力和名望，然后拥抱女人。

女人的文化局限而单纯。其核心意义是——这世界太超出她们需要，得到爱情足够了。女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温馨的那一部分。她们首先渴望拥抱住一个男人，然后才觊觎事业。有时似乎把后者看得更重，其实仍是为了拥有优秀的前者才那样。

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，男人以他们的文化轻蔑和排斥女人的文化。

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，女人固守她们的文化如同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。却仅仅是固守而已。这种固守非常之顽强。但越顽强，越作茧自缚。

古今中外，企图从女人文化中突围的女性，既遭到男人的歼灭，也遭到女人的围剿，这是女人的历史性悲哀。男人文化的统治，女人对女人文化的自我欣赏，漫长世纪以来，使她们处于男人的奴婢地位而不自觉。

女人乃是一个家庭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的镜子。

女人对男人的影响与男人对一个家庭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巨大而且重要。

女人从来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。

女人一旦觉悟到她们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，则她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都有可能比男人们表现得更为出色。

本身残缺不全的男人，要比本身残缺不全的女人多得多。

残缺不全的男人太多了，一个民族就不振，一个国家就衰败。

中华民族之女性们的觉悟，预示着不管怎样我们民族明天的历史将比昨天和今天书写得更多彩。

“服官政”其实是正当的“行业”。能当官也是“一技之长”。但中国的问题在于，“只能”当官的男人太多了。这是男人的退化。也是男人的悲哀。同时是中国女性面临的悲哀现实之一种。

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，是中国的弊端之一。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，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现象。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，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。

或说爱是纯粹的“自我”感情的投入和证明，乍听似乎不无道理，咀而嚼之，便会觉得相当片面了。因任何所谓纯粹的“自我”，只不过是纯粹的本能。爱并不纯粹是“性”，故不纯粹是本能。“做爱”和爱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殊不知连蛔虫也“做爱”，否则小蛔虫从何自来？但外科医生倘从人腹剖出两条绞缠在一起的雌雄蛔虫，是不大会叹曰：“好一对恩爱夫妻”的……

“自我”难以“纯粹”，遑论爱耶？

好女人是这样的女人——当她们的丈夫因受着权力欲和名利欲的诱惑，开始朝恶劣方面变的时候，能够并且善于，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学校的作用，能够并且善于，从品行、德性、节操、人格诸方面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老师的责任，重识并且重塑她们的丈夫。努力使他们恢复当初她们所爱的“那一个”男人的本色。

世人认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。

我认为多数的男人，甚至更多的男人，也都是非常有嫉妒之心的。都曾被嫉妒啮疼过灵魂。事实上，摆脱不了嫉妒心的男人，一点儿不比摆脱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。男人之嫉妒，一点儿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微小。嫉妒在通常情况下，使大多数女人们自己备受心理折磨，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，使男人们比坏女人们更坏。

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内萌芽，则往往迅速长成巨大的毒藤。女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女人的自卑。男人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男人的隐恨。如果绝对没有泄恨的契机，他们便会铤而走险，以报复现实来平衡倾斜的心理。

如果说女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常常是眼泪，那么男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却极可能是鲜血。

女人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没有成为社会人以前的漫长世纪，她们的嫉妒通常不过表现在情感方面。而男人们却早就开始为权力、为荣誉，甚至仅仅为了争凶斗狠而互相残杀。女人不太会由于嫉妒男人的权力和荣誉而杀人。但男人却会。而且会因此产生杀女人的念头。这比因情感缘故而杀她们更为丑恶。现代社会使女人开始向一切原先仅只属于男人的事业进军。她们的成功系数一点儿也不比男人少。实际上正在比男人多起来。男人们在她们尚未成功的时候，往往虚伪地鼓舞她们，怂恿她们，更乐于支持和协助她们。在她们成功之后，她们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对象。除非她们的成功也标志着某些男人们自己的成功。足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分享她们的喜悦、骄傲和荣誉。

成功的女人不但处在女人们的嫉妒半径以内，往往也处在男人们嫉妒的阴霾之下。现代社会里，男人们开始认为女人对他们不无危险。而事实上，男人们对于女人们才更危险。他们可能由于她们的容貌而诱猎她们；也可能由于她们的成功而企图毁灭她们的事业，乃至她们的肉体。

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，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、趋向美好的部分，源于女性。所以我说，男人创造世界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。

由我的母亲，可以想到千千万万几乎一代人的母亲，尤其是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，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，对于她的儿子，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？一个个说来，该都是充满了苦涩的温馨的坚忍精神的故事吧？

女人都喜欢照镜子，自我感觉良好。而男人对着镜子，却如同凝视着一个陌生人，他往往需要通过女人来证实自己，因为女人比

男人更希望男人是男人。

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。男人属于物质世界，男人的人生寄托于建功立业。女人属于情感世界，没有含苞欲放，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，只能结出干涩的苦果。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。

灵魂无处安置，男人女人都有这种感受。女人更甚，因为她们负担重。也因为她们刚刚被抛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，心理承受能力，多重角色的压力，顾此失彼的失落感，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，我说，女人的苦闷，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，女人开始和时代共命运了。

牧羊犬天天和羊在一起，对羊相当忠诚。倘若狼来了，它又最肯于奋勇向前，自我牺牲。但雄牧羊犬求欢于母羊，母羊调头默默离去，寻找公羊。并不计较和谁在一起更有“共同语言”，也不认为应对牧羊犬破碎了的心负什么道义的责任。

爱情首先源于爱悦，其次才产生所谓“爱情”的“情”。中国人一向颠倒过来，以为其更合乎逻辑。然而在爱的情绪之中，逻辑学是最不起作用的。

没有学问，没有技巧，没有现成的经验，没有规定程序，没有纪律，没有至高原则——便是爱之本质。

亚当和夏娃之爱固然不受任何习俗所指使，那乃是因为他们赤身裸体。不知除了爱还需要什么，也不忌讳丢掉什么荣誉、权力、地位和财产。更重要的是，伊甸园里只有他们一男一女。后来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，他们便都哭泣起来。显然因为付出了代价——这一点后来成了制约人类的理性力量。亚当和夏娃当时各自心中怎样？圣经上没讲，我们也就无以考证。谁知他们是否都有点后悔

呢？

如今，亚当和夏娃式的爱情是没有的。

世界上有些事，确乎是互为悖论的。从这一端去思想，得出这样的结论；从那一端去思想，得出那样的结论。这样的结论有道理，那样的结论也不无根据。两方面的结论，好比人的左脸和右脸，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世界的面孔了。世界的面孔是经不起细端详的。有时倒是不去也不必去认真思想的好。

如果说生生死死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，那么生产和消费也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。男人女人，归根结底，都是夹在这两大周而复始的循环情节中存活着的，不同仅仅在于角色的区别。大角色小角色，都要由生到死，从本质而论，首先都是一个消费着的人，其次才是一个生产和创造着的人……

断臂维纳斯的缺残，最使我们产生艺术的感动。她好像只能是那样的，只能是缺残的。因缺残而留下千古之谜，造成永恒的因不完美才具有的美轮美奂的魅力。“她”使我们对其想象无穷。

生活本身也像那些雕塑品，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也都是缺残的。也都必然是缺残的——你不能希望好东西都属于你……

一代人的真诚，若受时代之摆布，必归于时代的某种宗教情绪方面去。而宗教情绪的极至便是崇拜意识的狂热顶峰，接下来便会发展向崇拜的“反动”——被污染的真诚嬗变为狼藉破碎的理想主义的残骸……

一代人的坚毅，必是艰难的时代所铸造的。当时代从艰难中挣

扎出来，它挣扎的痕迹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。每一个时代都付于那一时代的青年人以不同的徽章。我们这一代已不再是青年。我们的徽章已经褪新。戴着这样的徽章的一代中年人，对于个人命运、时代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坎坷，无疑会表现出与别代人不同的反应——而我希望它体现出特有的镇定。

痛苦，是各式各样的。是最自我的体会。倘议一代人之痛苦，很难一言以蔽之。我看我们这一代人，就大多数来说，是太定型的一代人了。我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。而时代维护自己原本形象的可能性也已经很小。时代的烙印像种在我们身上的牛痘。我们又似时代种在它自己身上的牛痘。时代剥剥不掉我们。我们挣脱不开时代。本质上难变的我们，与各方各面迅变着的时代之间，将弥漫开来互不信任互不适应互难调和的云翳。是追随这个过分任性的时代，往自己身上涂抹流行色？亦或像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一样，与这时代拉开更大的距离摆开对峙的姿态？哪一种选择都未必会是情愿的……

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其实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。

这一种尴尬将伴随这一代人走完人生之途程。可能越在将来其尴尬越甚。

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在对与不对之间进行判断。并且直至目前仍习惯于此。

我们的下一代人却总是在利于己或者不利于己之间进行判断。并且将这种判断过程越来越简化。

当然，这是非常岁月两代人之间的区别，并且是总体上的区别。

非常岁月却不仅两代人，几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。

非常岁月绝不是对一代，而是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检阅。

非常岁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沟，人人都是“那一个”人或“某一个”人。

所以非常岁月才作用于历史这一非常意义。

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！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存在，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，有时也混淆不清。

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。产生这尴尬的精神、心理、思想、观念之难言苦衷正在于此。

我看我们这一代，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。

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。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。没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！

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。我们是独特的一代。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，独特本身，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。

而首先是，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一代也不要欣赏我们自己。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。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。

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！不必和别人一样。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。

在独特之中，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，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。万勿放弃这一权力——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
.....

女人们，如果——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，或超过了四十岁，那么——我劝你们，重新认识他们。

对于许多中国男人，“四十而不惑”，其实是四十而始“惑”——功名利禄，样样都要获得到，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。“不惑”是假，是口头禅，是让别人相信的。“惑”是真，是内心所想，梦寐以求的。是目标、是目的。

非常值得注意的，是那些“而志于学”过，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“学而优”的，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，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，他们在三十七八四十来岁“要啥没啥”的年龄，内心会发生大冲击，大动荡，大倾斜，大紊乱，甚至——大恶变。由于“要啥有啥”的现实生生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前，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，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，而另一些人却照样学样，毫不顾惜自己的品行、德性、节操、人格，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——见风使舵，溜须拍马，曲意奉迎，谄权媚势，落井下石，墙倒众人推，拉大旗作虎皮，弃节图利等等，以求“而仕”、“而服官政”、由被指使而“指使”。

女人们，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。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，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，正在变成怎样的人。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“舐糠及米”的程度时，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，使他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，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……

低收入水平的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，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。你经不起煽动，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，却偏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，结果乃是你扩大了它，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，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品的物价，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，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，你的家